登临感怀三阕

□ 合肥 张武扬

满江红·天柱山秋望

危磴啼烟，葱茏处、遥碧梦牵。音尘绝、湮崚如劈，仙客挥鞭。奇绝东关知几重，嵯岈险豁到蓬山。奈乱愁、丘壑尽腾骧，谁欲先。

高岳渺，混沌观。松茶焙，泻甘泉。渡仙桥欲暝，一柱擎峦。万象回旋崖巘老，空迷雁影挟峤看。六骸忘、穹昊似初开，惊楚天。

高阳台·咏贺兰山岩画

亘古天书，先民发轫，玉虚玄阙浑元。大野洪荒，狩猎征战旌幡。连翩古拙惊悬壁，向天风、崇岫蜿蜒。几沧桑、神秘图符，浮梦飞烟。

摩挲旧迹痕深浅，任迢遥唳鹤，粗犷山阡。寂寞关河，朔风镌刻岩寒。千年遥望涵爻象，叩原初、遗史高峦。吟寰中、拔地擎天，唯石能言。

水调歌头·梵净山寄怀

云瀑木栈道，禅雾一壶天。黔猴幽谷隐处，瞻顾八荒间。源自火山迸泻，磅礴沧桑巨野，突兀起瀛寰。霄埏辟奇境，金顶满寒烟。

万卷书，蘑菇石，两寺巅。危栏陡壑，苔藓暖翠薜萝悬。拟借孑遗物种，数点亿年身世，俯仰陌鸥鹘。高峻压名岳，梵净有奇山。

（注：万卷书、蘑菇石，均是梵净山的标志性景观。两寺巅，乃梵净山新金顶，直刺云天的孤峰被一劈为二，分别建有释迦殿、弥勒殿）

军中拉歌

□ 合肥 日月

大凡当过兵的人，都会拉歌。

我刚到83233部队三营新兵连时，第一次全团新兵到团部大礼堂开会。刚一坐下，就听到“三营新兵连!来一个，来一个!”“123!快!快快!”“1234567!我们等得好着急!”“呱叽!呱叽，呱叽!”的阵阵喊声。我们刚到部队不久，哪见过这阵势，都十分好奇。大家左看看，右看看，都不知是怎么一回事，也不知如何应对。就在这时，副指导员站了起来，冲着大家就喊：“同志们!我给大家起个头。‘风在吼，马在叫，黄河在咆哮。’预备唱!”“风在吼，马在叫，黄河在咆哮，黄河在咆哮! 河西山冈万丈高，河东河北高粱熟了……”“日落西山红霞飞，战士打靶把营归，把营归!胸前红花映彩霞，愉快的歌声满天飞……”，还没等我们唱完，一营新兵连就唱了起来；一营还没唱完，二营新兵连也唱了起来。整个礼堂一片歌声，而且是一浪高过一浪，一下就把我们的歌声给压了下去。

开完会，一回到连队，副指导员就往队列前一站，进行讲评，他操着一口浓厚的江苏江阴话说：“今天拉歌，我们唱得不好。这责任不在大家!而是在我!你们刚到部队，不懂拉歌，我又没及时教同志们，所以今天的歌，大伙儿唱得是稀里哗啦……”

队列解散后，我满脑子还是在想今天礼堂里发生的事，以及副指导员刚才说的那番话，心想：唱歌不好好唱，一片乱哄哄的。就这，副指导员还当着我们这些新兵的面，作起检讨来。怎么想，也没想个明白。班长一看到我这神情，笑了：“今天是拉歌。”“拉歌?”“是的!在部队拉歌是一个好传统。等时间长了，你就会明白。”

打那以后，一遇上业余时间，副指导员就把各班战士集合在一起，又是教大家唱军歌，又是教大家怎么拉歌。“某某连来一个!”“123，快快快!12345，我们等得好辛苦!”“某某连唱得好不好呀？好!再来一个，要不要呀？要!”“革命歌曲大家唱，我们唱了该谁唱？某某连!呱叽!呱叽，呱叽!”……

后来大凡遇上到大操场上看电影、营团开大会、军事会操等等，只要是有活动，排与排、连与连、营与营、团与团，就是与兄弟部队在一起，也没闲着，大家在一起敞开嗓门，拼命喊叫、使劲鼓掌，唱起歌来也是调高八度，高歌一曲，生怕自己的方队歌声被淹没……这场面十分热闹和活跃。全场歌声此起彼伏，个个是热血沸腾、血脉贲张、情绪激扬。一场轰轰烈烈的拉歌下来，大多数的官兵不是嗓子喊哑了，就是手掌拍红了。拉歌还有拉歌的“窍门”，拉歌不是什么歌都能拉的。拉的歌，一定要是所唱的歌，声音洪亮，铿锵有力，气势磅礴，并富有激情和节奏。不然你的歌声被对方“盖”住了、或被对方“带”走了、或“跑”了调，就算输了。我曾留意过各种场合下，军中经常所拉的歌，如《打靶归来》《团结就是力量》《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》《咱当兵的人》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》《严守纪律歌》《学习雷锋好榜样》《一二三四歌》《当祖国召唤的时候》《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》《战士就该上战场》《爱警习武歌》《强军战歌》等等。

我在军旅生涯25载，最喜欢也是最怀念的场合之一，就是军中拉歌。因为这一场合能让人激情澎湃，能让人热血沸腾，能让人激发斗志，能让人忘乎所以。我在出任总队宣传处长期间，多次到文化干部培训中心去给大家讲解拉歌的技巧。

因为这不仅仅是一种军营文化的表现形式，也不仅仅是军营的一道亮丽风景线；更重要的是军人的一种红色基因和优良传统，能充分展示出军人一种凝心聚力、整齐划一、不畏艰难和压倒一切的磅礴气势。通过军中这一特有的娱乐方式，树立一种集体主义的荣誉感，塑造一种奋发有为的团队精神，提高一种昂扬向上的精气神，孕育一种敢打敢拼的男儿血性，培育一种祖国至上的家国情怀。就连总队文工团下部队开展慰问演出前，我也会嘱咐她们在演出期间，别忘记到官兵中去，教教大家怎么拉歌。

茶花由心生

□ 云南 吴红敏

冬日渐近，可闻茶花香了，仿佛传递着某种声音和气息。悄然地开放，淡定地摇曳，从容地结果，茶花的香，不论季节，皆因茶花由心生。

这个季节，因为不时向往着紫溪山，而心中茶花盛开。一座因盛产茶花和人文积淀而闻名，是自然的启示，是人性的向善。

紫溪山在楚雄州首府鹿城沿滇缅公路西，虽与现代化的城市相邻，却是远离尘世，独有自在风景，近年来一树开两色花的名声流传，吸引着周围的人，吸引着远方的人。

知道了茶花，而后知道了紫溪山，因为有了对茶花的印象，心中的紫溪山更有了绿的底色。这山秀美灵性，生长和繁衍着1500多种野生植物、200余种野生动物，森林覆盖率达91%，曾一度是滇中的佛教圣地，威楚秘境。

紫溪山的茶花，据当代植物学家考证，至少在1000年以前，山间就有人工种植的茶花，资料上说，仅树龄在200年以上人工栽培的茶花母树就有60多株。有一株“童子面”茶花母树，基围2.85米，树龄在600年以上，一树开红、白两色花，蔚为奇观。民间有“云南茶花甲天下，紫溪茶花甲云南”之说，当不是谬许。单凭其自然花期，可以从当年10月，开至次年5月，也是罕见了。

紫溪山山间古刹林立，早在宋代以前曾一度是滇中的有名佛教圣地，历代都有名士高僧在此修行。现存的一方摩岩石刻护法明公德运碑，成为云南历史的重要资料。据清嘉庆《楚雄县志》记载，碑铭为戊贞年立，时为南宋绍兴28年（公元1158），大理段正兴龙兴三年。碑文记录大理国相高量成的功绩、德行。高氏为历大理国权臣，为相9年，被封为“中国公”，后退居楚雄。高氏“以忠信为甲胄，以智勇为心肝，远之来者割地而封之，不仅化者兴而讨之，自是天下大化。”碑文反映了儒家思想在白族的传播和大理国人伦理思想。

紫溪山又于数年建造万松林、紫顶寺、功德林、茶花园……在有心人的努力下，曾经的荒山重现灵气。走进紫溪山，如果有缘，则可以感受到向佛的路径与宁静，给当代人昭示出茶花由心生的精神家园。

茶花静放千年。其实所有的生命都有自我，无论贫穷还是富有，无论花草还是树木，无论青山还是绿水……都有生命的理由和形态，在宇宙间，这样一个能为生命提供生存的环境里，生命与生命之间只能相互怜惜，相互依存，才会有幸福和平静。实际上原本人身上的枷锁，也是存在的，只是你心里有，它便有了，你若悟到就回到了本来的无，回到了最初的本真。

紫溪山或许就是这样耸立的，在红土高原上，静放的茶花，也在人们的心里。

月是故乡明

□ 合肥 程慧

驿寄梅花，鱼传尺素。鸿雁来往，聊表寸心。赏过他乡的月，才明白月是故乡明。

国庆小长假，跟随着回乡的人流回到小城。望着高铁外的风景一帧帧地变化，带有马头墙的白砖黑瓦的建筑物稀稀落落地乍现眼前，越来越熟悉的风景慢慢靠近，心脏愈发强烈地怦怦跳动。

近了近了，没错，那是家乡。

我的小城是一座美丽的古城，名叫歙县。“无徽不成镇”之“徽”字是那曾辉煌于神州的徽商，而歙县有着“徽商故里”的美誉。“没有徽商的地方算不上是城镇”，这一辉煌虽未延续至今，但这份生是徽州人的自豪感却深深地埋藏在我心。

某个暖阳铺陈的午后，我携着满心欢喜去逛古城。从阳和门缓缓步入小城，映入眼帘的是一座古朴雅致的徽州府衙，四周便是高筑的城楼和环绕着爬有翠蔓的古城墙。古城也算是热闹，放眼望去，空旷的场地散落着不少游客。他们三两成群地在古城间穿梭、打量，在历史与现实的视角来回切换，进行着时空穿梭。他们或驻足欣赏着高墙俏檐，或停留休息摆好姿势拍照以待日后留念。黄发垂髫、青少年人都希望在这座古城里描绘一段美好回忆。



行过八角牌楼，听着别人津津乐道地说着过去的故事。恍惚之间，似乎又见当年筑建牌坊的气派。定神细瞧，全国唯一一座八角牌坊傲然矗立，尚散发着历史长河的余温。

再循着沿街古式建筑，穿入藏在拐角的小巷，凉爽的风轻柔地迎面拂来，吹来一阵小巷该有的味道，亲切又动人。指腹抚过冰凉的墙砖，眼神流转于白墙之上悬着的那亲吻天空的屋檐，仿佛自己便是透过时空之门从远处悄悄蹀躞走近的徽州女人，温婉贤淑。踏在或深或浅的石砖，偶然出现在巷角一隅的枯井诉说着隐匿在街角小巷的神秘，几处微掩的木门似乎是在候着离人归家……

在这古城里，尽是欢欣，尽是沉甸甸的文化底蕴，留待人细细品味，去寻觅独特的徽州味道。

我回到他乡，思乡情切时望望夜幕上缀着的那轮清冷之月，好好沉浸回忆故乡那轮温暖的月。是谁说的“从此故乡再无春秋，只有冬夏”？

原来，游子是真的会明白，“月是故乡明”。